

●1997年日本文学芥川奖获奖力作●

日本文学
四色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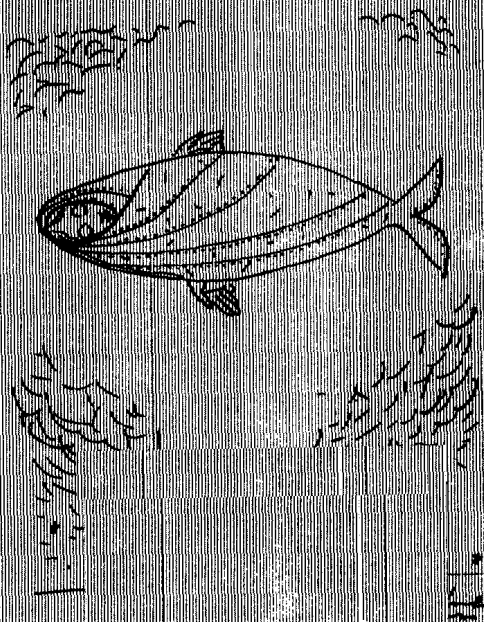
海峡之光

〔日本〕辻仁成 著
雪 蕨 译

■昔日同学今相逢在监狱。他们心中情结难解难分。
他不愿离开，却要做曾被自己欺辱过的受刑人。

漓江出版社

海峡之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峡之光/(日)辻仁成著;雪蕤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1.1

ISBN 7-5407-6845-2

I. 海… II. ①辻… ②雪… III. 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 181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2653 号

桂图登字:18-2000-120 号

海峡之光

[日本]辻仁成著

雪蕤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8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07-6845-2/I·766

定价:1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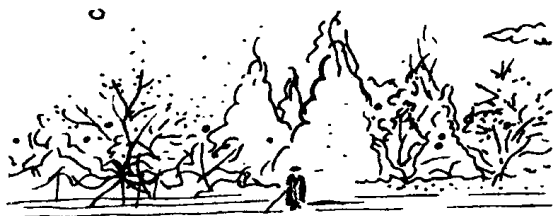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35
第四章	55
第五章	67
第六章	81
第七章	97
第八章	109
第九章	131
第十章	141
第十一章	153
第十二章	173
第十三章	189
第十四章	203

1





上岸之后，还一直忘不了海上的事。

这个夹在函馆湾和津轻海峡^①之间的沙洲市镇里，每一处都散发着海潮的气息。即使是少年监狱这个被严密隔离的世界也不例

① 日本本州与北海之间的海峡，东接太平洋，西临日本海，宽约二十四至四十公里，现建有海底铁道穿越海峡。

外，由海峡而来的风非常轻易地越过屹立于四方的砖墙吹进来，唤起了我对大海那份怀念却又是痛苦的记忆。

或许是因为下船才两年，体内深处还残存着有如在船上时那种晕眩的感觉。即使我用力站稳脚步，在这潮水相互冲击的海峡中央，用脸颊承接着从灰沉的天空打下的颗颗雪珠，还必须忍受着那有如生死关头的摇晃。直到海峡连络船^①的汽笛声逐渐远去，螺旋船桨的振动消失，海鸬鹚飞至天空的远方时，我仍孤零零地伫立在函馆少年监狱的空地上，出神地仰望着碧空。

原本是为了逃避大海才来到监狱工作，但是在一段时间的晚班值勤之后，又在今年春天被调到船舶训练教室担任副辅导官一

① 通过津轻海峡，联络本州青森与北海道函馆的客船。后因海底铁道通车而遭到停航的命运。

职，于是不得不再次面对大海。这个函馆少年监狱设有全日本唯一的，被称为船舶教室的船舶职员科。今年来受训的受刑人共有十名，其中出现一个昔日同窗的名字。一直担心的这一天成为现实虽然令我惊惶，但心中最大的震撼是，这位同学是那个花井修。

在进行入监调查时，他才报上姓名，我的记忆就苏醒了。我急忙查看由府中监狱送来的花井修身分资料，在他那频频转学的履历上的一隅，找到了我就读过的小学校名。

我从辅导官身后仔细观察已完全变了个样的花井修。这是因为我只认识小学时代俊美少年的他，而如今的他却憔悴而不起眼，那男性的面容与他的年龄真是相去太远。

当时的花井修是班上的优等生，也很受同学们的拥戴。在五年级刚成为同班同学时，他经常如佛陀般对我这个又土又脏的穷

小孩伸出援助之手，解除我的困境。可是，花井那副优等生的外表，却渐渐令我有种阴森而不舒服的感觉。每个班上都会有的那些坏孩子最爱拿我当箭靶，而花井修便理所当然地挺身相救。和那些欺人的坏孩子幼稚的恶行比起来，他并不是坏，但那副清高的假面具令人极其不舒服，以至于往往受了他的恩惠，心里却有一种要呕吐的奇怪感觉。他总是以拿手的口才镇住那些欺人的孩子，将我从他们的幼稚行径中解救出来，然后，在四周同学的欣赏目光中，明显露出少年人特有的趾高气昂神情。花井修那鼻孔微张，唇边带着点笑意，抬高了下巴的得意模样，就这么烙印在脑海里无法忘记。

我必须谈谈发现花井修内心的经过。刚升上六年级的春天，在一处行人稀少的坡道，我亲眼目睹了花井。那是在一个和暖的

落山风轻抚路树，使得叶影在仓库的白墙上舞动的午后发生的事。一个老婆婆走在花井的前面，一个跟踉跌在粗硬的石板上。可是，花井却完全没有上前帮忙的意思，连看都不看一眼，摆出傲慢的表情从老婆婆身边走过去。当他弃老婆婆于不顾的刹那，我为自己的洞见之正确感到满意。当四周无人可以炫耀善行时，花井那对充满慈悲的眼珠就立刻变成了铁灰色，成了阴沉的玻璃珠。花井随后又追上一只正要过马路的小狗，十足像个恶童般一脚踹去，更是露出了马脚。不过，那个时候的花井修，反而首次在我心中呈现出少年应有的样子。

花井丢下老婆婆后，却发现我正倚在洋楼的围墙上。他站定了脚步，意识到蹲在背后的那个老婆婆，脸色不觉变得苍白，视线也凝聚在我身上。那铁灰色的眼瞳变得更为

黯沉，不断地向黑暗的头骨内深深陷入。看着花井那对纸糊的眼睛融开，逐渐露出深广幽暗的内部，我觉得十分有趣。花井不久便低下头快步离去，他走过时，那薄而高雅的嘴唇撇了一下，但没有逃过我的眼睛。

残忍的欺凌从第二天展开。我突然被佛陀的慈悲所遗弃，直到他转学离开的那几个月，我只得在悲惨的折磨中度过。

自那之后已过去了十八年的岁月。他不记得我也是理所当然。而我为了不再被欺侮，初中时学习空手道，高中又加入橄榄球队来增强体魄。原本的排骨身材在努力锻炼下成长茁壮，胸膛比其他男同学都要厚实。同时也快速窜高，在橄榄球队中担任主将，这时已再没有人敢对我动手动脚。随着肌肉的发达，我的相貌也变得黝黑而结实精悍。从前的那些同学都渐渐开始畏惧我，态度也

变得谦恭，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着实令人失笑。

现在我的身高比花井高得多，干瘦的他成了我眼底下的小个子。我身上的制服和压低的大沿帽都充分威慑住他，而不能随意在受刑人面前露出笑容的规定更使我的容貌有了偌大改变。现在的我，对他来说不啻是一道代表权威的可怕高墙。花井通过我面前时显得有些仓惶，同时堆满了诚意点头招呼，而我也并不打算侮辱他那副卑微可怜的模样。在进行入监调查时，我俯视着横亘于自己与这个男人之间的时间长河，透过安静却强劲的水流，望着河底的流沙。

辅导官问及花井的罪状。伤害，他淡淡地回答。虽然原已知晓，但是从一个昔日模范生的口中说出，听来还是相当震撼。我的脸又稍稍绷紧了些。

从花井修的身分资料得知，五年半前的秋天，当时二十四岁的他，于东京惠比寿的街上，手持登山刀将一名下班回家的上班族刺杀成重伤。花井毕业于国立大学，在外商银行服务，在那里也和小学时代一样颇受欢迎。与父母的关系正常，一家三口住在杉并区的老家，生活相当宽裕。

身受重伤的上班族和花井素不相识，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花井与上班族擦身而过之后，随即转身以轻快的步伐追上前，仿佛是要叫住熟人般从那男子的背后撞去。目击者们原以为是公司同事间在闹着玩，直到看见花井右手握着一把染满鲜血的小刀，才明白发生了杀人案。花井伤人之后并没有逃走，而是站在数步之外，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望着那名上班族痛苦呻吟，身上汨汨流出的鲜血将人行道染成了红黑色。

在侦讯时，花井只是一再表示是因为太烦躁了。开庭时，辩护律师还以精神异常为由要求作精神鉴定，于是接受了精神科医师的检查。可是几次检查下来，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结果，由于除了本人陈述之外并找不出其他明确的动机，他的说词反倒成了定罪的依据，被判八年徒刑。

“在东京服刑五年半，剩下的两年半就调到外监来了？”

花井并没有点头。他直看着辅导官的眼睛，嘴唇抿了一下。看到那执拗的眼瞳中的光芒，我不知为什么松了一口气。虽然从这个男人的脸上看不出来，但我认为，他的肚子里仍像以前一样怀着恶意。花井瞥了我一眼。但他的表情并无变化，视线接着环顾室内一周，又回到辅导官脸上。由于我曾经被他当成奴隶一般对待，想忘也忘不了；而他

却因父亲工作的关系而频频转学，在函馆只待了两年，那不过是他在日本各处落脚的一段时期罢了。更何况我们之间已经过了十八年的岁月。想起来虽然不甘心，但若是他回顾起当时，记忆的角落恐怕也没有可能还有我的存在。因此我暗自决定，若是他完全没认出来，我就这样佯装到底。不论是对上司、船舶教室的法务技术官或同事们，我都不曾提过花井曾是我的同班同学。

虽然称为少年监狱，但受刑人当中也有老人。即使是七十岁的初犯，也会被送到这里。在北海道六所监狱中，唯有这里收容初犯受刑人。因此，年轻受刑人便特别醒目，但除了交通事故等违法的受刑犯之外，这里还收容持藏迷幻药、窃盗，或是像花井这种犯下伤害等案件的人。若是初犯，只有判刑在八年以下者才会被送到此地。

自昭和三十一年（一九六四年）起，这里被指定为综合职业训练机构，以受刑人的职业训练为首要目的。狱内提供相当于公共职业训练所专修训练课程的授课与指导。花井所在的船舶职员科，其设立目的是协助他们取得海洋技术员的执照。这理会向全国各监狱招募有志愿的人，其中不乏像花井这种已在东京服刑五、六年，为了回到社会后还有谋生的一技之长而前来取得船舶执照的特殊情况。不过，在这里并无法取得正式执照，在狱内通过考试后，便得以免除学科并保留资格，出狱之后仍必须各自另行通过实地测验才行。

函馆少年监狱拥有一艘训练船，名为少年北海丸，除了冬季之外经常会出海实习。即使是杀人未遂的重刑犯，若是参加船舶训练，也可获得特许走出监狱。